

海与城的诺言

陈颖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经准备落山了，天空淡蓝，云朵浅白。

在虹口宾馆下车，穿过马路西行右拐，沿着路边往北走，一个邮筒映入眼帘。邮筒深绿色，筒身有风吹雨打后留下的斑驳痕迹。在温暖的灯光下，铺展开信笺，提笔酝酿，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思念和牵挂、叮咛和祝福成就了一封长信。折长信、贴邮票、寻邮筒，把信投进邮筒的时候，心跳突突地快了几拍。这是多久以前的经历啊！那个站在邮筒旁边的人是你也是她也是我。如今，我们有了手机、有了网络，省略了繁琐的同时也失去了等待和期盼的小确幸。在城市的街旁，邮筒也许真的用处不大了，但我还是希望它不要消失。作为风里、雨里、阳光里的一个存在，邮筒不仅是有情人的记忆，还是这个城市的记忆。邮筒是一个沉默的守信者，信守着由过去延绵到现在的真挚情感。

继续前行，大海就在眼前。恰逢涨潮，海水涌向堤坝，一浪接着一浪，从遥远处奔来，来不及停歇，又要返回遥远处。我相信，每一朵迎面而来的浪花都是崭新的；我也相信，隐退的海浪都是老朋友。来来去去的海浪，碰撞着，发出低吟，像是在倾诉，又像是在询问。此刻，可以把心中的疑惑说给大海听，大海会给出一个亿个答案。不是大海恶作剧，也不是大海不坦诚。大海在暗示，放下心中千丝万缕没有必要的思虑，活得简单才是感悟幸福的唯一密码。一亿个答案，要看自己怎么选择。夜色开始笼罩，海中的崆峒岛隐约可见，上弦月在空中露出清晰的轮廓，隐约和清晰都是遥不可及。我突发奇想，很想站在这清凉清澈的海水旁，与岛与月同在，伴海到永远。

烟台山上的灯塔亮了。1905年，烟台山灯塔建成。1988年4月，重新建成的新灯塔矗立在原灯塔西侧的山顶上。新灯塔被誉为“烟台市标”，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三十多年的时间，来来回回在烟台山下走过无数次，今天好像第一次见到夜幕里的灯塔。灯塔周身透亮，灯光360度周而复始地转动，把光明和希望送给远方。灯塔下的烟台山比大海更善于沉默，值得我们不厌其烦地解读，这里有烟台的历史和荣辱。在历史中感念现在，展望未来，心才是踏实的。

沿着海岸街向西，走到了朝阳街。烟台1861年开埠，朝阳街1872年始建。朝阳街南起北马路，北至海岸街，全长400米。一百多年前，这里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烟台最繁华的商业街。2021年2月9日，经过重新修整的朝阳街正式开街，整修后的朝阳街让人耳目一新。我多次流连于朝阳街，每走一次，属于自己的旧时光就在脑海里闪现一次。

钟书阁里灯光明亮，小心地拧开圆圆的花型门锁，我有些胆怯地走进去。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站在吧台后，应该一眼看出我是第一次踏进来。“我来看看书。”我的声音很小，怕惊扰了这里的神圣。“看吧，二楼、三楼都有书。”我安然地迈起脚步进入。初次见到如此精美绝伦的书店，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时光静好，来日方长，以后的岁月，这里肯定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

有一条善良的街叫做向善街。向善街呈南北走向，连通着朝阳街和所城里。走过向善街，再穿过南大街，便走进灯火阑珊的所城里。大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下令修建了奇山守御千户所城，所城保存着烟台城市最早的雏形。六百多年的光阴里，所城的故事数也数不清。漫步所城，这里有道不尽的历史沧桑，叹不完的文化风景；漫步所城，这里有最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漫步所城，遇见前所未见的烟台；漫步所城，与最纯真的自己重逢。红彤彤的灯笼把光柔柔地洒向青石板，青石板有一颗倔强仁慈的心，有多少脚步留恋，就有多少祝愿奉献。

夜幕渐深，有饭菜的香味从家的方向飘来。要回家了，我的家在海边，我的家在城旁。与海与城长相厮守，爱是心里不变的诺言。

品重文化随想

萧芮

钱穆认为，人类文化大致有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这一观点在烟台从古至今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得到了验证。古有齐国，率先以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域的辉煌。近有张裕酿酒公司，用商业文明、品重文化裹挟着诸多人性的灿烂与民族的骄傲令世人瞩目。

张裕的创始人张弼士先生非等闲之辈。1858年，年仅17岁的张弼士因家乡遭受重灾，只身前往南洋谋生。据说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位欧洲海员拎着一箱贵重东西请张弼士验收，但被张弼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只好让张弼士暂时代收箱子，若一年之后还无人认领，箱子就归他。一年的光阴眨眼即逝，箱子仍未打开，张弼士拒绝来路不明的财物，商之利立在本性的坦荡与醇厚上。

张弼士还具有“天行空似的大精神”。他兼容并蓄、见机而行，他经营各国酒类，创办垦殖公司、建设实业、开设银行、投资房地产、组织国际药材批发网……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其实，他拥有的不是金钱，而是“务尽地利”、是“乐观事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力行则勤”、是“择人任时”。这些四字句，是1892年张弼士在回答驻英公使龚照璠致富之询时所言。

更可贵的是，张弼士胸怀天下，尽自己所有有益于国家与百姓。历史准备了这样的人才，张裕酿酒公司的出现可谓顺风顺水。1892年，两座千亩荒山被辟为烟台葡萄园。我们可以想象，连片的曲藤支撑起的绿荫是何等地壮阔；我们也可以想象，藤蔓间缀满紫色的水晶是如何地芬芳。

人与酒，品重与烟台，让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1987年，国际葡萄和葡萄酒局将张裕在发展葡萄酒事业上的荣耀授予了滋养张裕的城市——烟台。烟台成为世界第34个“国际葡萄·葡萄酒城”，获得了世界仅有的两枚荣誉纪念奖章之一。

想要直观感受张裕“品重醴泉”的魅力，不妨来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看看。

若来，你最好走南门。正是这个门楼如同历史通道，让你感觉到上潜入百年前的时空，恍惚间获得触摸前生活的幻觉。门楼不大，坐北朝南，高十多米，宽五米左右。两米宽的拱形门

楣上书写着“张裕酿酒公司”字样，笔势丰腴秀雅，是翁同龢先生的墨宝。

从门楼向北，正中是依照原貌重建的双麒麟照壁。照壁集中国建筑、雕刻、书画文化于一身，是明代以来侯门大院、楼观会所等气派场所极重要的装饰。这照壁与麒麟让我深深地领略到百年之前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善于将生活艺术化的民族。

从夺人眼目处到细枝末节处，人们总是精心地添上青砖红瓦、素花淡叶，装饰自己的空间，秀丽自己的心灵，愉悦自己的精神。想想牟氏庄园“东忠来”石头上用石块拼砌的铜钱，“西忠来”厢楼木门上雕刻的蝙蝠、老寿星图案，都是一样的情怀。

前人以儿童的游戏精神执拗地传达着自己的美好心绪与盎然诗意，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莫名的惆怅。

再往北去，就是狄奥尼索斯的组合雕像。被几个流浪儿簇拥着，酒神以真切的形体袒露着放荡不羁的灵魂，让人猜想，他不知在哪个种满葡萄的村庄灌醉了自己，以自曲调的歌声，解散了女人卷曲的发辫，一起在星光下狂舞。将生活艺术化，是外来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生命意志的另一种解说，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再北去，就是人们熟知的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的主楼。酿酒工艺展示、名人题字、烟台开埠文物、独特的纪念品恐怕都能让你驻足流连，但若若干年后这些物品已如旧梦依稀难辨，可地下大酒窖你真忘不了。缓步地下七米，八个交错的拱洞由此及彼连贯出大酒窖的地盘。停下来静一静，就感觉海水的潮气不知不觉漫上来，肌肤有了湿润感，像是刚刚被海浪抚过，让人不由得产生对东海龙宫的遐想。

大酒窖的主角是硕大的橡木酒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三个“桶王”了。“桶王”躺着，仍比我们高。“桶王”并不显得肥胖，但比我们容量大。可惜的是，人的寿命常常短得来不及彻底享受“桶王”的慷慨。“桶王”左右，这里一排，那里一列，大大小小的酒桶森然排列，组成一个子孙繁盛的大家族。

这个家族历经一百多年的光阴不见衰微，依然不折不扣地履行着最初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象征吗？对比张裕，我们从大酒窖中带走的应该是弥漫着历史香泽的诚实之质。诚实是张裕起步与发展的基石，品重是无数成功事业的保证。推而广之，这座城市的繁荣昌盛，不正是建造在诚实不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品重文化根基之上吗？



烟台山，烟台山

杨晓奕

海边的歌手

每个人都是舞动的一条条光亮的彩带，从不同的方向来，彼此交错穿梭。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携带着歌声来的，他真诚地张扬自己的喉咙，让人不看大海，而攀爬他的歌喉。

多少人爬上他螺旋状的声音，却很少有人能原路返回。他的歌声和海浪纠缠在一起，与潮音一样起起伏伏，让人忘却了自己身在何处。

他嘴巴发出磁性的嗓音，落下来的音符像被夕阳镀上了金粉，那些轻妙的声音落在人们的肩膀和发丝上，从眼睛里看到了内心。

他张嘴的时候正在酝酿春天，闭口的时候已经是落木萧萧的秋日，感伤的情歌有些缥缈，恍如隔世，一分钟我们就是曲中人了，支撑肉身的骨架有些疼痛。

歌手沉浸在自己感情的震颤里，没有注意到有听众破壳而出，迈出了自己的步履……

惹浪亭

我能知道烟台山在雨的幕帘下。惹浪亭，收拢所有的风帆，只有远眺的眼睛还在海浪里起伏。

它的耳朵里有大海的风浪，有船舶齿轮如发丝的转动声，有一群水母和云朵互为彼此的对话。

所有的礁石抱着奇险、陡峭的心，在惹浪亭周遭感受海的热血激荡；所有生长在礁石旁的树木，在写着春秋生长记。

在惹浪亭的耳朵里，有四海安澜的祈福，兴国安邦的襟怀，每一个镏金大字都炙热滚烫。

每个人都是放牧海浪的人，看着脚下的浪花激荡着洁白的云层，看它们一浪高过一浪，心中的波涛也不停地汹涌。

看着朵朵浪花远游，不受任何拘束，看着点点鸥影起伏，看着巨轮驶进海的心怀，再驶出海的心怀，有什么不能释然？

惹浪亭成了天地的凭寄，一叶舟船，四周顿时浩瀚无垠，越来越多的人涌来涌去，像海浪周而复始……

冰心纪念馆

小桔灯漾出的光晕，照耀着几代人额头前行的远方。

你的手已经开出成片的橘林，每棵橘树都开出洁白的花朵，有好多孩子点着白烛光，在吟诵屈子夫人的《橘颂》。

坐在白丁香树下的你，以铜的质地和模样回应一切，不管是天气晴朗或是风霜雨雪，你都留得住甚或制造每缕阳光。你看着花开花落，静静地拂去每个游客心中的尘埃。

童年烟台海滨的梨香，始终萦绕在你的唇边，哪怕是耄耋之年仍在回味。

你旧日的旗袍还留有你的身形，你玲珑的内心有春水波澜不惊，有繁星点缀在你的发际，有所有向世界吐出的声音。从一个海边的小女孩到儿童文学巨擘，你脚步的光影在流动。

你纸船的桨橹载着孩子们穿越时光，一个个游向自己的母亲。所有的孩子都饱满红润，康健、良善。